

黑面包

LE PAIN NOIR

[法] 乔治·埃马纽埃尔·克朗西耶 著

陈宗宝 译



[法]乔治·埃马纽埃尔·克朗西耶 著

陈宗宝 译

黑 面 包

海峡文艺出版社·一九八六年·福州



黑 面 包

(下 卷)

〔法〕 乔治·埃马纽埃尔·克朗西耶 著
陈 宗 宝 译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22.5印张 4插页 540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

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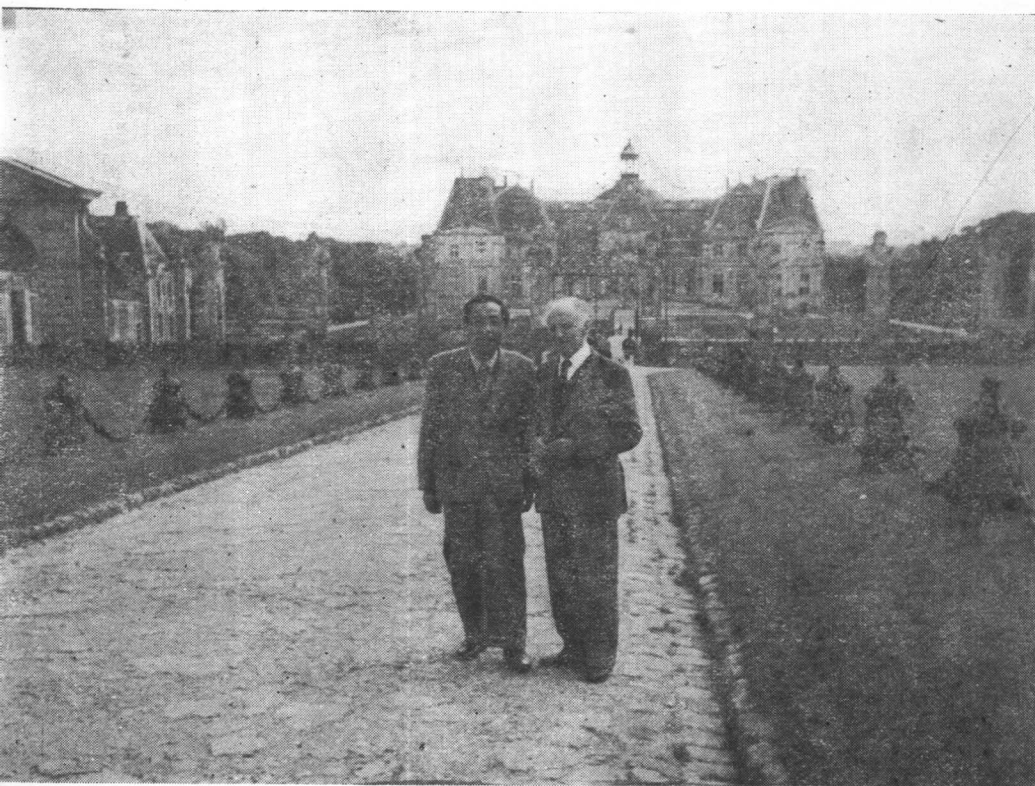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1,000

书号：10368·187 定价：4.15元

Le Pain noir
G.—E. CLANCIER

据Editions Robert Laffont 1961年版





作者与译者

1984年7月摄于法国沃子爵官后花园

目 录

第三部 城旗飘扬

期	待	• 3 •	
都	市	• 132 •	
桥	头	区	• 262 •

第四部 最后季节

一	九	〇	五	年	• 387 •
胜	利	之	路		• 477 •
和	平	岁	月		• 573 •
最	后	季	节		• 672 •

第三部

城旗飘扬

献给玛尔赛·梅尼埃

纪念雅内和朱勒·雷克斯



期 待

—

“这一回，准是她！”

卡特丽娜说着，推开两个妹妹，冲出门去。七月的晨曦，把她眼睛都照花了。她来到门槛前面的石板上，手搭凉棚，仔细张望着。通往诺阿伊城的大路上，悄无人影。她转身走向灶堂，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。

“我弄错了。她不会来的。”

“我想……”马尔西雅欲说又止。

他坐在长凳的一端，双肘撑在桌上；身上穿着蓝上装，红裤子，身边桌上摆着一顶红白两色的帽子，一双白手套；他的手指宛如树枝，一只只叉开，硬梆梆的，这副手套好象是用来套那手指头的。这身怪里怪气、五颜六色的打扮，把两个怯生生的小妹妹都看得入神了。“哎哟，克洛蒂特，杜瓦楠，这是马尔西雅，是你们当兵的哥哥。”凭你怎么说也没有用，两个小妹妹还是张惶失措。到底还是杜瓦楠胆子大些，不时装做想要靠近这个大兵的身边。她站在离他一公尺远的地方，用手抹了抹自己光滑的棕色头发，理了理白色上衣和蓝色裙子，瞥了瞥马尔西雅，那模样儿活象是在等他夸她一番似的。他不由笑了起来。

“瞧这丫头，才九岁就象个大人呐。”

他伸手想拉她，她连忙闪开，溜到克洛蒂特那边去了。克洛蒂特红着脸，搭拉着双眼。

父亲从背心口袋里，拿出一只用钢链子系着的圆鼓鼓的大怀表。他也象卡特丽娜一样，早已坐立不安，时而走到水槽边，用瓢子舀一杯水；时而走到灶边，拿根柴棒把熄灭的烟卷点燃；时而走到半开的门边，凝神倾听；时而又走到朝向牧场的那个窗户的旁边。他就这样不停地踱来踱去。

“到时候了。”父亲说道。

卡特丽娜半信半疑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
“她，竟做得出来。”她低声说道。

父亲用手指头碰了一下她的肩膀。

卡特丽娜看上去神情恍惚，陷入痛苦的沉思。两个小妹妹望着姐姐，愣住了。行动迟钝的父亲，这天穿着过节的衣裳，脸刮得干干净净，胡子修得整整齐齐，花白的头发破天荒梳得光光滑滑，看上去仿佛年轻了十岁。那个当大兵的，挺着身子老是坐在凳子的一端。今天早上他们三个人到底怎么一回事呀？看上去个个六神无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个当兵的为什么穿着这套颜色鲜艳的服装？父亲为什么穿上这件粗呢的黑上衣，而卡特丽娜却穿着那件平时穿的褐袍子呢？二哥法朗赛也是一样，只穿着平时穿的那件干活的粗布衣，坐在屋角那架现在不常用的车纺锤的车床旁边。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，”法朗赛站起来说道，“大概临走时有事耽误了。”

卡特丽娜一听，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。

“有事？是怕丢脸，是的。”

“她可能是累了，或者是作坊里临时有活儿走不开。”

卡特丽娜用手掌心压了压鬓发，再顺手往脑后拢了拢沉甸甸的发髻。

“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，不，真没想到。”

她双手抱着头，木然不动，过了片刻，站起身来。

“父亲，你说得对，该走了。”

她向揉面箱走去。揉面箱上面摆着一只大柳条篮子，篮里有块白布头。她把白布头在篮底铺开展平，再塞进一个垫子。

杜瓦楠和克洛蒂特每天晚上睡在灶堂里，两人合睡一张床。这时杜瓦楠跑到床边，气鼓鼓嘟哝说：

“那是我的枕头，我要么，那是我的枕头嘛。”

“别闹了！”卡特丽娜命令说，“我会带回来还你的。”

“我不要人家把它拿走嘛！”

克洛蒂特跟着杜瓦楠也闹了起来。

“你到哪里？我们也要跟去。”

“别闹啦！”法朗赛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卡蒂要进城去，你们跟我呆在家里。”

卡特丽娜走进房里，抱着娃娃出来。两个妹妹本来垂头丧气，这一下子又快活起来，凑近去喊道：

“弗雷代利克！弗雷代利克！”

“别喊，”年轻的母亲悄声说，“没看见他正睡着嘛。”

果真不错，他睡得正香呢。瞧他那皱巴巴的眼皮，紧闭着的双唇，他就是睡觉还是一副怒冲冲的神态。法朗赛有时说他“活象一个不开心的小老头，”卡特丽娜一听便生气，说她儿子那么一丁点儿，已经长得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，而其他象他那么小的婴儿，大多数都是皱巴巴的一团，连个模样儿都没有。

卡特丽娜把包着襁褓的儿子，放进揉面箱上那只篮子里，盖上一块布，再把布的一角撩起，让婴儿的脸孔露在布外面。她挎

起篮子，篮底很深，从外面一点也看不见里边的婴儿。

“行。”法朗赛说。

杜瓦楠扯了一下克洛蒂特的裙子，悄声嘀咕道：

“他们会不会把孩子连布一起扔掉呢？”

卡特丽娜转身对父亲说道：

“我单独一个人先走，等我上了诺阿伊的大路，你和马尔西雅才动身。”

“说不定她在那边等我们呢。”马尔西雅说道。

卡特丽娜听到这话，两道清秀的眉毛紧蹙。

“看你想的！”

“可是她果真不来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马尔西雅又插了一句。

“马黎艾蒂会在那儿的，就由她代替。”

篮子里小毛娃动了一下，轻轻哇了一声。卡特丽娜拿手指头搁在嘴唇上，示意不要作声。大家全不开口了，小毛娃也不再动了。

“等一下经过拉岗城郊时，他不哇哇叫就好了。”

马尔西雅站起来，一只手搁在军服的腰带上。

“卡蒂，最好是我同你一道去；万一路上有人找你什么麻烦，傻丫头，我可以教他放老实点。”

她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我告诉你，还是我一个人先走最好，人家不会那么注意。”

她再瞧了篮子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就起身向门口走去。法朗赛驾着拐杖，走在前头，把门打开，等妹妹来到门坎上，握着她胳膊说：

“卡蒂，回头见。”



她勉强一笑。她不笑犹可，这勉强一笑，更显得孤立无援了。

大家望着她挎着篮子离去。

“这个阿梅莉，说话竟不算数。”父亲说道。

“她在那边等着也说不定，”马尔西雅设想道，“大概她不敢跟卡蒂一起穿过城郊和市区，而在那边等着卡蒂。法朗赛，你信不？”

“不，不信。”

法朗赛张手搔了一下垂到额上的鬃曲而浓密的黑发。

“真想不到有个当兵的大概正在受折磨呢！卡蒂当初要是愿意，这时两个人会很美满的。”

“傻瓜头，傻瓜头。”马尔西雅连声说。

他看了弟弟一眼，问道：

“你说的是奥雷利安？”

法朗赛点了点头。

“等过五分钟才走。”父亲说。

“好的。”马尔西雅应道。

杜瓦楠踮起脚跟，勾住父亲的臂膀。

“你们要把卡蒂的小毛娃和那块布头，一起带到洗衣池去吗？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克洛蒂特红着脸，心神不安地问道。

让·夏隆两只手各摸着一个小女儿的头，说道：

“别尽说傻话啦。”

法朗赛插嘴道：

“你们最好去读你们的书，再把餐具摆摆好，这样，你们姐姐回来就省点事了。现在她身边有弗雷代利克，你们可以帮帮忙，对不？”

克洛蒂特低下头去，用手指头绞着身上的围兜。杜瓦楠恰相反，狠狠瞪了法朗赛几眼，气愤地说：

“对。可是卡蒂对我们说过，弗雷代利克也是我们的孩子，是克洛蒂特的，也是我的，我们都有份，就是你没有份。”

父子三人忍不住都笑了，这更叫杜瓦楠气炸了，一把拉住克洛蒂特的手，用力把她拉开：

“别留在这儿。”

她拖着姐姐走了出去。

“往哪儿去？”父亲问道。

“去，去……”杜瓦楠刚要说，又犹豫了片刻，接着才说，“去找水葺菜，好拿到拉岗城郊去卖几个钱来养小毛娃。”

“当心掉进水里去。”马尔西雅喊着她们。

姐妹俩手拉着手，向树林走去。

天上没有一片云，荆棘篱笆上，一只乌鸫在叫着。

“小麦长势真好，会丰收的。”马尔西雅说道，“我在特雷伊田庄的东家不用发愁了。你信不信，爸爸？”

让·夏隆没答腔，从背心里又掏出怀表来看了一下。

“对，我们走吧。”马尔西雅说。

他们起身了。法朗赛撑着拐杖，目送他们远去；看他们移动着长腿，觉得两人走路的功架一模一样，都有点象跳舞一般。

卡特丽娜顺利穿过拉岗城郊。到了村头，重新把婴儿的脸遮住，加快脚步往前撵，心里默默想着：但愿小东西别叫出声来？要是咿咿哑哑让人听见了，说不定哪个大娘凑巧到门口来，会把左邻右舍都喊出来，看一看夏隆的闺女挽着布篮子，带着一个小毛娃走过去……但转念又想，孩子蒙着布，万一闷死了呢？等她拿准确实没有人看她，才用指头把布撩起一会儿。没有事，孩子



睡着了，大拇指塞在嘴里吮着。

正当她走到酒栈门前，若利诺家一个闺女披头散发，哼着歌，走了出来，站在门坎上不动

“喂，卡蒂，走那么快到哪里去？送衣裳到上城人家去，是不是？歇一会儿，我请你喝一杯。”

“疯丫头，扯着破嗓子叫嚷，要把小宝贝吵醒的。”卡特丽娜没有答腔，用左手随便比划了一下。

“好吧，好吧，”若利诺家闺女嘟哝道，“既是人家等着你，那就算了。”

一说完，她转身朝酒栈的走廊走去，随后又改变主意，掉头走到街上来。

“喂！卡蒂，我听人说……卡蒂！”

这位年轻的母亲加快脚步往前走，心想，对她这种人能说什么呢？而她不知道又要到处张扬些什么？说卡特丽娜·夏隆生了一个儿子？不用说，整个拉岗城郊大概将会家喻户晓，兴许诺阿伊上城区也无人不知。

“卡蒂！”

卡特丽娜连头都没回。心想，那个女酒鬼不知要说什么话？看自己匆匆溜走，准是中伤自己的什么话儿。然而那个姑娘见此情景，无疑大失所望，便回酒栈去了。

尽管日头已经升得老高，尽管卡特丽娜浑身用劲，但还觉得肩头、后颈、额边、手腕都冰凉冰凉的。她想，父亲和马尔西雅这时大概已走出草场之家那条小路，要不要在街旁坐等他们呢，左思右想，经过一番思量，最后决意不等他们。

经过拉尔迪格家的破屋子时，不由勾起一件心事：“当初我要是答应了，如今也不至于蒙受这样耻辱，我就是奥雷利安的妻子，全街区的人都会向我们道贺。他，奥雷利安，而我卡特丽

娜，带上拉尔迪格姓氏！弗雷代利克呢……成了弗雷代利克·拉尔迪格。不，不行，我已经没有权利嫁给奥雷利安；他将会有自己的子女，有个儿子……他最后也许会娶阿梅莉的。”

她走到阿梅莉家前面的地方。这幢用花岗岩砌成的房屋，所有窗户都关得紧紧的，连百叶窗也放下来。“安格拉家想叫人以为他们不在家里，但我可以肯定，阿梅莉的母亲准站在窗帘后面偷偷地看着，料定阿梅莉自己正躲在角落里唉声叹气，会不会甚至哭鼻子也未可知。我原以为她疼爱我，相信她是世上最赤诚、最温和的人；记得我肚里怀着这个孩子，曾想一死了事，她苦苦恳求我说：‘卡蒂，你可千万别寻短见呀！’然而现在她连做我的朋友都觉得腰杆不硬，害怕受我牵累，叫人指指戳戳……话说回来，只要我停下来过去敲门，放声喊叫：‘阿梅莉！阿梅莉！’邻居个个就会跑来看，我便可以不停喊叫：‘阿梅莉！阿梅莉！你的教子在这里等着你呢，我把他藏在篮子里，快点走，不然就赶不上洗礼了！’即使这样，她恐怕连面都不会露一露，我只能招致左邻右舍的嘲笑。而安格拉夫妇便可以对女儿说：‘你看，你还是黄毛丫头时早就对你说过，千万别跟拉岗城郊这帮流氓一起玩耍，而你竟然同意当教母，看你疯到何等地步！’”

爬上拉岗城关高坡，再往前就是里摩尚街。卡特丽娜好不容易上了高坡，掉头望了一望。刚才心里指望阿梅莉会在那边，站在窗前向她打招呼，这时不得不承认，这线希望破灭了。

“养路工的闺女，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教母！好一个吃官饷的千金小姐！”不过，当卡特丽娜要她当自己孩子的教母时，她为什么显得那么高兴呢？又为什么给自己孩子绣了一件洗礼穿的礼服呢？卡特丽娜把这件漂亮的礼服留在衣橱里，情愿她的弗雷代利克穿得象穷人家的孩子到教堂去，也不愿意给他穿上一个言而无信的人赠送的礼服。要是早能预料到阿梅莉负心，她是不会



叫人给儿子洗礼的。

想当年给人牧羊，自己看见黄昏的云霞，仿佛看见圣母、上帝及众神就在云端；那时自己还是拉杜伦狄神甫上教理课时数一数二的听讲者。现在她即将出现在这个神甫的面前，不由心里发毛，胆战心惊。拉杜伦狄神甫动不动就对孩子们说，只要他们有一点点亵渎神明，就逃不了要下地狱受烈火燃烧，如今看到她这个样子，岂不会对她训斥一番吗？岂不会高举双臂呼天唤地吗？岂不会说，假如她过去能经常上教堂来，“那种事”就不至发生了吗？

她又想起老太婆们讲的事，说冬夜里天空中有时传来阵阵轻微的叫喊声，据讲那是在地狱里受苦的亡灵和没经洗礼而逝去的孩子的亡灵，在进行飞猎的喊叫声。她一边走，一边俯身听着儿子的呼吸……要是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她儿子应升入基督天国。其他人家的孩子生下来就受洗，她没有权利剥夺儿子享受这人世间第一福份。要不然，以后他就会随时随地受人歧视或说长论短，成为社会的局外人，一出世就没有象“正派人”那样受到祝福。因此，他起码应该象其他孩子一样，应该象那个据说即将降生在国王瓷厂的孩子一样，受到上帝的祝福。弗雷代利克这个被社会摒弃的穷苦孩子应当受到祝福，就象艾美莉莲那个在欢乐、骄傲和富贵之中等候出生的孩子一样受到祝福。既然两个孩子血管里流着同一血统的血液，但是同样的圣水能使他们暂时成为兄弟。

“今秋，诺南伊城将群钟齐鸣，替艾美莉莲的孩子祝福，全城的人都会对母子笑脸相迎。节日的钟声将一直传到草场之家，我也会大声自言自语说：‘祝您幸福，艾美莉莲；祝您儿子幸福。’可是您啊，您在教堂里是不是对您从前的女仆和她的儿子——却是您家的子孙，能有一点同样的想法呢？”